

何好呢？你些作又不是烹烹家，收且他有著便宜了半吟。

國事直

茅 盾 全 集

中 国 文 论 三 集

本卷校注者：丁帆

校注定稿者：叶子铭

茅盾全集

第二十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0年北京第1版

1990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929-8/Z·4

定价 11.00 元

本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的文论一百一十篇。这些文章，有八十二篇原载于《文学》月刊，其余散见于《申报·自由谈》、《申报月刊》、《太白》、《读书生活》、《大众文艺》、《立报·言林》、《译文》、《新生》等报刊，个别系未曾发表的手稿。其中，除有些文章曾先后收入《话匣子》（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四年二月初版）、《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五月初版）、《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初版）等集子外，大部分文章均未曾编集。

篇目的排列，除个别未曾发表的手稿以写作时间编排外，其他均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并据初刊文字及手稿校勘后编入本卷。

目 录

《清华周刊》文艺创作专号	1
《文学季刊》创刊号	4
读《文学季刊》创刊号	9
田家乐	12
郭译《战争与和平》	15
伍译的《侠隐记》和《浮华世界》.....	25
又一篇账单	33
“媒婆”与“处女”.....	36
直译·顺译·歪译	39
答国际文学社问	43
彭家煌的《喜讯》.....	45
从“五四”说起	51
我们有什么遗产?	54
思想与经验	57
新,老?	60
“一·二八”的小说《战烟》.....	63
杜衡的《怀乡集》	68
黑炎的《战线》	78

茅盾自传	82
《草鞋脚》初选篇目	84
《草鞋脚》部分作家作品简介	86
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	89
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	96
伟大的作品产生的条件与不产生的原理	101
再谈文学遗产	104
关于小品文	107
庐隐论	109
《文学季刊》第二期内的创作	118
“文学遗产”与“洋八股”	128
所谓“杂志年”	132
对于所谓“文言复兴运动”的估价	136
翻译的直接与间接	140
论“入迷”	143
冰心论	146
关于《士敏土》	168
小市民文艺读物的歧路	174
白话文的洗清和充实	180
不要阉割的大众语	183
所谓“历史问题”	185
论模仿	189
两本新刊的文艺杂志	192
读《上沅剧本甲集》	199

“创作与时间”的异议	209
关于“写作”	212
大众语运动的多面性	215
不算浪费	217
一律恕不再奉陪	221
落华生论	225
《东流》及其他	236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241
文学的新生	249
小传	255
不关宇宙或苍蝇	257
不是“异议”了	260
欧洲的讽刺作家	264
《西柳集》	267
诗人与“夜”	279
大众语文学有历史吗？	289
一年的回顾	293
再多些！	297
论“低级趣味”	302
关于“史料”和“选集”	305
《水星》及其他	309
今日的学校	317
怎样写作	325
猜得再具体些	328

论所谓“感伤”	332
“革命”与“恋爱”的公式	337
谈题材的“选择”	353
关于“儿童文学”	360
“健康的笑”是不是?	367
对于“翻译年”的希望	382
谈封建文学	389
文艺经纪人	392
几本儿童杂志	394
“翻译”和“批评”翻译	408
奢侈的消闲的文艺刊物	412
关于悲观的文字	415
给一个未会面的朋友	
——从《读书生活》一至六号所载青年文艺作品得的感想	418
小品文和气运	424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编选感想	426
能不能再写得好懂些	427
十年前的教训	431
杂志年与文化动向	434
科学和历史的小品	437
杂志“潮”里的浪花	439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451
也不要“专读白话”	494
一个希望	498

文艺与社会的需要	501
“孟夏草木长”	505
一点小声明	508
《红楼梦》(洁本)导言	512
小说作法之类	522
文艺自由的代价	525
批评和谩骂	527
读《小妇人》	
——对于翻译方法的商榷	529
关于“杂文的文艺价值”	541
又是《庄子》和《颜氏家训》	545
《译文》终刊号前记	549
对于接受文学遗产的意见(通讯)	550
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	552
也是文坛上的“现象”	558
补订《文艺自由的代价》	561
“究竟应该怎样地反映或表现”	563
“世界上还有人类的时候……”	568
两方面的说明	572
关于“对话”	578
非战的戏剧	583
《速写与随笔》前记	585

《清华周刊》文艺创作专号*

《清华周刊》第四十卷三、四期合刊是“文艺创作专号”，二十万言，计小说九篇，诗十篇，散文八篇，论评三篇。据《编后》的话：“原先打算照例出期‘文艺专号’，但征稿不久，便收到总共有十几万字的文艺创作，那末干脆些，索性改为‘文艺创作专号’，好在这也算是本刊的创举啦。”

“专号”的重心点是小说，现在姑就小说方面写下点读后感罢。

九篇小说，除了《一周年》是长篇外，余均为短篇。《一周年》在“专号”中仅登出四五两章，但已有三万字光景，想来全书甚长，记者对此篇的意见要保留到将来再说了。短篇中间最引起注意的是涟清的《我们在地狱》。这是写四川军阀混乱时期老百姓（实在是小市民）的苦难与感想；作者借了一个女性智识分子的嘴巴来展开那故事——军队占居民房，索供应，打人，等等，这是“平凡”的故事，然而作者的描写手腕非常细腻敏活，使读者有若身入“地狱”。同时，作者又很自然的写出了“地狱中人”那种敢怒而不敢言的悲愤，年青者对于“光明”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文学》第二卷第一号。署名惕若。

渴望，“如像祈祷一般，他凝视着上面，感动地说：‘伟大的革命呵，你快降临罢！我们已经不能够生活下去了！……’”这是小市民层最普遍的“等待主义”。而当等待在那里也不得安稳的时候，还有逃的一着。《我们在地狱》里的杏哥所以也不得不逃。

笑里的《缴械之前》作风很新：这是木炭画似的东西，用了粗劲的笔调来写群众的紧张的动作，技巧与内容可说能够一致了。把这篇和《我们在地狱》对照一看，就非常有趣：《在地狱》只是一件“平凡”的故事，而《缴械之前》则是壮烈的战争；《在地狱》的文笔细腻而感情的，《缴械之前》则粗劲而意志的；《在地狱》写出了“地狱中人”的敢怒而不敢言，以及无可奈何的希望，《缴械之前》则表现了民众的抗日的武力在前后夹攻中的顽强挣扎以及两条政治路线的抉择；这样不同的题材，描写时的难易，自亦不同。因而《缴械之前》更见珍贵。可惜最后第五节内没有把这一队民众武力在“并不是投降，也不是妥协，而是退一步，进两步，在重重包围，内外夹攻之中，争取抗日出路”的悲壮坚决的情绪作一有力的描写。俊林的《和平》写工潮怎样“和平”解决，作风方面有些和《缴械之前》相似，——也是用了粗劲的鵠突的点划；不过全篇动作的发展比较散漫些，又写到“失败”的时候弄成了当真“一圈灰色”，似乎被欺骗的人们一点觉悟都没有，伏伏贴贴在欺骗播弄之下。

散文方面，吴组缃的《卍字金银花》最出色。作者的一支笔驱使材料，毫不吃力，自然动人，这是我们在别处已经看到过的；此篇《卍字金银花》写旧礼教下的一件悲剧，真所谓凄婉

缠绵了。

最后，不能不说的，即此“专号”有它一贯的态度：描写现实，认识现实，企求改变现实。除了少数的例外（散文《冷月凄清的夜》和《落花》），这“专号”中的执笔者都努力在社会的动乱中找题材，从生活的痛苦中求价值，不肯作“身边琐事”的描写了。让我们借用了“专号”中《狂风之夕》那首诗里的一句话来表示我们的祝颂罢：

“是新时代降生的哭声，是未来的创造之神——创造之人的呼声。”

《文学季刊》创刊号*

《文学季刊》，本年一月一日创刊于北平，编辑人是郑振铎和章斯以。

这是三百六十多面一厚册，约四十万字，有论文十三篇，小说九篇，诗选共廿六首，散文随笔五篇，书报副刊八篇。《发刊词》里有段话，值得抄下来先看一看：

“我们这一部分人，——列名于下面的本刊编撰人名录的百十个人，虽然作风未必完全相同，观点未必绝对无歧异，却也自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便是：

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着。

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将：

(一)继续十五年来未竟全功的对于传统文学与非人文学的攻击与摧毁的工作；

(二)尽力于新文学的作风与技术上的改进与发展；

(三)试要阐明我们文学的前途将是怎样的进展，和向什么方向而进展。

因此我们的工作将这样的分配着：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文学》第二卷第二号。署名惕若。

- 一、旧文学的重新估价与整理；
- 二、文艺创作的努力；
- 三、文艺批评的理论的介绍与建立；
- 四、世界文学的研究，介绍，与批评；
- 五、国内文艺书报的批评与介绍。

这些都是很艰巨的工作，然而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至于收获如何，那是我们所不能预知的。”

在这年头儿，一本文艺性的刊物出世，往往会引起异常的注意。人们往往不暇审辨刊物的内容，而倒先去乱猜这刊物出世的动机，或者有什么背景。结果是刊物虽然会引起异常的注意，但因所注意者不是刊物内容的好坏，所以议论纷纷，大率不能对一刊物尽“批评与介绍”之责。有些怕麻烦的文学者于是也就以不声不响为“满足”。《文学季刊》就在此时期联合自好之士，打算做点真真实实的文学工作，这一股傻劲儿也就够使人们尊敬了。《发刊词》里所揭橥的“共同目标”和“工作分配”，粗看去何尝不是“老生常谈”，然而在此文坛上不断地出现卖身投靠，造谣攻讦等等怪现象的今日，能够在“老生常谈”的范围下苦功的已属难得可贵了。另一方面，将必又有些“只会说不会行”的老牌专门家也者，对此《季刊》自定的五项工作，嗤之以鼻，意若曰：那么一伙人，何能负此巨大的百世之业！这不是我们信口胡说，恐怕就在《文学季刊》出刊地的北平，这种能使嫩芽僵死的空气就非常浓厚罢？

然而《文学季刊》到底出世了。读完了这本创刊号以后。第一个印象就是“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

论文十篇中间——不，除了被“检查抽去”的一篇《戏剧的重要性及其动向》，实得九篇，像黎锦熙的《近代国语文学之训诂研究示例》，李健吾的《包法利夫人》，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李长之与吴文祺两位的《王国维研究》，……在现今，只有一股“傻劲儿”的人才在那里钻研。老牌的专家们看来，自然觉得并无“新发见”；但这是“漫天讨价”的办法，只有聪明人干的。

其次，创作小说一栏内，使我们注意的是久无作品发表的冰心与沉樱两位女士这回都“出马”了。听说冰心很病了些时候，这回的《冬儿姑娘》恐怕还是她回复健康后的第一次“试笔”。这虽是“独白体”的一个短篇，然而表示了重大的意义：第一，在技巧上，除冰心固有的圆熟冲和而外，这一篇完全用的口语，第二，《冬儿姑娘》是活的真实的人，有她那一类人所特具的爽快勇敢和活泼泼的朝气，她和作者从前所写的“超人”显然是两种典型。这篇《冬儿姑娘》的出世或者会在冰心的创作记录上开始了一个新方向罢，这是我们十分盼望着的。

至于沉樱的《旧雨》用一明一暗的方法写出了知识分子女性的两种姿态，充满对于没落腐化的憎厌和对于光明的渴求。比起作者以前的作品来，这是更富于社会的意味。如果说作者以前的作品，好比一位未经世故的小姑娘在诉说她小小的灵魂上所重压着的喜怒怨嗔，那么，现在这篇《旧雨》，是这位小姑娘已经在“人世间”的洪炉里经过，她小小的灵魂上现在重压着的，已经不仅是个人一己的感情的经验，而是大多数女性所苦恼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将军》作者署名余一，是一篇难得的佳作。自封为“将军”的那位流亡的白俄军官靠妻子的卖淫来维持生活，而在借酒浇愁既醉了以后，他，这位“将军”，便用无聊的幻想来自饱。在这样现实与幻想的交织下，便形成了这位流亡者的内心的苦闷。他怀念着“俄罗斯母亲”，然而无形的一种网又拘束住了他，使他耽于无聊的幻想，使他打不定主意“回去”。描写这些“特种人”的小说，我们也看见过几篇，然而往往把主人公怀旧的心情写成了感伤，弄得浅薄无味。《将军》这一篇是完全不同的。主人公的“将军”，并不是怎样坏的人，可是逃不出欺骗的网，使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结果，我们觉得不忍嘲笑那位可怜可笑的“将军”，而对于那种欺骗起了真切的认识和痛恨。而作者的圆熟的技巧又恰好把这一点写到恰到好处，这是一篇成功的作品。

和《将军》题材上有几分相象的，是靳以的《凛寒中》，这也是写一个靠老婆卖淫来维持生活的人，可不是什么“将军”，而是我们的劳苦同胞，赶大车的。在我所见靳以的作品中，我以为这一篇最好。靳以的作品中，常有卖淫女子出现，可是这篇《凛寒中》的卖淫女子叫人看了起敬，看了堕泪。北地的苦寒，在作者笔下也写得如令人身历其境。“抓车”那一段，不过几十个字，可是异常叱咤生动。

最后，我们得说一说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了。这位作者出现于文坛，好像不过一年来的事，然而他的作品有令人不能不注意的光芒。就我所读过的两三篇小品而言，这位作者真是一枝“生力军”。《一千八百担》是小说，小题为“七月十五

日宋氏大宗祠速写”，借了宋氏大宗祠“开祠堂”那个半天内的经过，描写了宋氏大家族中十多个主要人物，——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经济情形，还有，“宗法社会”的黑暗的内幕，农村的破产，宋氏子孙的各走各路，成为绝对的敌人；这是一篇短篇小说，然而很有力地刻划出了崩坏中的封建社会的侧影。这是复杂的题材，然而作者举重若轻，很自然的写出来，笔尖所至，都是鲜明活泼的“人生”。我们不是在这里“捧”，委实这位作者的开始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位前途无限的大作家，他如果试来写一个长篇。也一定是叫人耳目一新。

话已经多了，现在打住。不过“书报副刊”中华树棠的《最近英美杂志里的文学论文》还得请读者注意。这又是一篇真正特号傻子才肯作的论文。我们笑嘻嘻读了这篇论文，觉得那只是“述而不作”，有谁想得到这篇论文的写成真不是随便看看英美文学杂志就能下笔的？我们希望季刊第二号能够把这一类的论文再扩充些，英美以外，德法日俄都有，如果办得到，再有各国的特约通讯。只要世界上傻子不绝种，我想我这个期望大概不至于落空。